



# 俄国史教程

(第五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商务印书馆



# 俄 国 史 教 程

(第五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刘祖熙 李建 郝桂莲 张爱平 陈新民 译

李建 刘祖熙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史教程. 第5卷/(俄罗斯)克柳切夫斯基著;刘祖熙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3976-5

I. 俄… II. ①克…②刘… III. 俄罗斯-历史-教材  
IV. K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750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ÉGUÓSHǐ JIÀOCHÉNG

俄 国 史 教 程

(第五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刘祖熙 李 建 郝桂莲 张爱平 陈新民 译

李 建 刘祖熙 校

特邀编辑 王新善

责任编辑 王明毅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3976-5

---

2009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4%

定价:28.00元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V**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V**

Гос.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г.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57 年版译出

## 目 录

第七十五讲	1
第七十六讲	28
第七十七讲	57
第七十八讲	74
第七十九讲	100
第八十讲	115
第八十一讲	141
第八十二讲	164
第八十三讲	178
第八十四讲	201
第八十五讲	230
第八十六讲	248
附录	272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29—1796年)	
[农奴制的废除]	329
评述	350
注释	369
人名索引	421
地名索引	435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一至第五卷)	
总目录	441

## 第七十五讲

时代的基本事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的出身——伊丽莎白的宫廷——叶卡捷琳娜在宫廷里的地位——叶卡捷琳娜的行为方式——她的课业——考验和成就——A. П. 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彼得三世皇帝在位期间的叶卡捷琳娜——性格。

### 时代的基本事实

1762年7月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诏书，宣示了今后指导俄国国家生活的新的力量。此前，君主的独裁意志、个人专断，乃是国家生活的唯一动力，这是帝国唯一的基本法，即彼得大帝皇位继承法所确认的。叶卡捷琳娜在诏书中宣称，专制独裁政权，即便对善良和博爱的天性不滥加抑制，本身也是危害国家的祸胎。她庄严地承诺颁布法律，以规定所有的国家机关的活动权限。如何把宣布的法制原则贯彻到国家生活中去，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继承人统治的利益所在，恰恰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的这项原则，体现了她个人的利益、命运和性格。

###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1762年的6月政变<sup>1</sup>，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俄国专权的女皇。从18世纪一开始，我国最高政权的当权人物是这样一些人：或者是像彼得大帝那样的非凡人物，或者是像他的男女继承人那 6 样的侥幸者，其中甚至也有如前所述根据彼得一世法规偶然被扶

上皇位的人，如幼主伊凡六世和彼得三世。18世纪的俄国混乱不堪，怪象丛生，叶卡捷琳娜备受折磨，因为她是最后一名侥幸登上皇位者，并且在位时间又长，景况非同寻常。是她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往后便进入了按照法律制度和既定的习俗进行统治的时期。

## 她的出身

叶卡捷琳娜按母系属于霍尔施坦戈托普亲王家族——北德意志众多亲王家族中的一支；按父系属于当地另一支更小的领主家族——安霍尔特—策尔布斯特家族。叶卡捷琳娜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出身于安霍尔特家族中的策尔布斯特—多恩堡支系。他同许多近邻、北德意志的小王公一样，曾经为普鲁士国王服役，当过团指挥官，先后任什切青市的城防司令和市长，在竞选库耳兰大公中失败，最后在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庇护下，被授予普鲁士元帅的称号，就此结束了外交使者的职务。在什切青，他的女儿索菲亚·奥古斯特降生了（1729年4月21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叶卡捷琳娜。这样一来，通过这位公主就把西北德意志的两个小王族联结起来了。这个西北德意志在18世纪许多方面是欧洲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这里照旧保存着德国中世纪封建制度、末代王朝的特权和宗法传统。家族世世代代无止境地繁衍，他们就是不伦瑞克—柳涅堡亲王和不伦瑞克—沃尔菲布特尔亲王，萨克森—哥姆堡亲王、萨克森—科布尔亲王、萨克森—哥特亲王和萨克森—科布尔—哥特亲王，麦克伦堡—什维林亲王和麦克伦—斯特列利茨亲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亲王，霍尔施坦—戈托普亲王和戈托普—艾因丁亲王，安亨尔特—特沙乌亲王，安亨尔特—策尔布斯特亲王和策尔布斯特—多恩堡亲王，这就出现了晚起的一窝忙乱的封建家族，他们多半处境贫穷，相互结亲和互不和睦之风极

盛,在财政拮据和不利的困难情况下,甘愿离开贫乏的老巢而飞奔 7  
异土。这群人,人人都盼望时来运转,寄希望于亲属关系和国外行  
情,亟待情况发生意外的变化。因此,为了储备备用的钱财,这里  
经常有一些年岁不大的未婚男子追求年岁大的未婚女子,也有一  
些贫寒的姑娘想攀上富有的未婚男子,最后还有等待皇位空缺的  
男女继承人。显然,这样的风尚培养了政治上的世界主义者;他们  
考虑的不是祖国而是功名利禄,对于他们,哪里能飞黄腾达,哪里  
就是祖国。靠别人养活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谋生之道,为异国宫廷  
效力,继承异国遗产,乃是祖祖辈辈的遗训。正因为如此,这个王  
族小集团在 18 世纪就已在国际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里出生  
的一些小亲王多次在欧洲大国(其中包括俄国)的命运中起过巨大  
的作用。麦克伦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安亨尔特——策尔布斯  
特,轮流向我国派送一些亲王、公主和一般供职人员身份的异乡政  
治游客。由于这个缘故,彼得大帝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霍尔施坦亲  
王,这个家族在我国历史上颇为重要。叶卡捷琳娜的母系亲属,直  
系的或旁系的,从 18 世纪开始,或是在别国服务,或是通过联姻谋  
求那里的皇位。她的一位远房外祖父弗里德里希·卡尔,是瑞典  
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妹夫,北方战争初期,参加其内兄的军队,在一  
次交战中丧命。她的一个舅父,即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儿子——  
卡尔·弗里德里希公爵,同彼得一世的长女安娜结婚,此人曾觊  
觊瑞典王位,但未得手。可是,他的 1728 年出生的儿子卡尔·彼得·  
乌烈里希(他出生后母亲去世),在 1742 年瑞典人结束一场同俄国  
的失败的战争时,被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瑞典人以此来取悦于  
他的姨母——俄国的女皇,以期降低和约的条件。但是,伊丽莎  
白已经选中自己的外甥为皇位继承人;为了替代他,她在对俄国利  
益不无损害的情况下,强使瑞典人接受了霍尔施坦的另一个亲王, 8  
即叶卡捷琳娜的亲舅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在此以前,俄国政



府已封他为库尔兰公爵。出身于霍尔施坦家族的卡尔是叶卡捷琳娜的另一个亲舅父，他曾经被宣布为伊丽莎白本人的未婚夫，当时她还是公主，只因亲王很快死去，婚事就此了结<sup>14</sup>。由于这种家族的机缘，布劳恩什维格一位年迈的牧师，神态自如地以他那预言家的口才向叶卡捷琳娜的母亲说：“从您的女儿的前额我看到至少有三个王位的福分。”世界已习惯把德意志的小亲王当作首脑，没有自己首脑的外国王位在期待着他们。

叶卡捷琳娜出生于德意志小亲王中一个普鲁士将军的简朴的环境里，她是一个活泼、淘气，甚至鲁莽的姑娘，喜欢捉弄年长的人，特别是女监护人，喜欢在男孩子面前夸耀自己的勇敢，胆怯时善于不露声色<sup>15</sup>。父母的管教并未使她受到约束。父亲是一个勤勉的公职人员。她的母亲约安娜·伊丽莎白是一个乖戾好动的女人，流行的奇闻、惊险的轶事都能使她跟人闹翻或借题纠缠。她到处都能过得舒畅，唯独在家里感到不自在。她一生几乎漫游了整个欧洲，无论哪国的首都她都到过，为了效忠于弗里德里希国王陛下，真正的外交家羞于干的外交事务她都去干，因而赢得了国王的格外尊重，在她女儿称帝前不久，她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死于巴黎，因为弗里德里希偿付给代理人的酬金是极其微薄的。叶卡捷琳娜庆幸的是她的母亲很少在家：在教育孩子方面，什切青城防司令夫人只遵守一些最普通的常规。叶卡捷琳娜自己后来承认，稍有过失，她就习惯于挨母亲的耳光。她还不满15岁就有一位先在萨克森后来在普鲁士服役的霍尔施坦的舅父爱上了她，他竟得到外甥女的同意，嫁给了他。但是，慰藉人心的霍尔施坦的邂逅，破坏了早期的幽静生活，使安亨尔特—策尔布斯特公主摆脱了充当普鲁士团长夫人或将军夫人的淡然命运，证实了不伦瑞克牧师的预见，留给她的虽不是三个王位而只有一个，但这一个抵得上十个德意志的王位。第一，尽管女皇伊丽莎白直到很晚还有一些朝三

暮四的风流韵事，但她至死仍对那位早已夭折的霍尔施坦未婚夫怀着美好的回忆；她对他的外甥女及其母亲关怀备至，向她们寄赠镶有自己肖像价值 1.8 万卢布（不少于现在的 10 万卢布）的钻戒作为礼物。这样的厚礼，对于艰难度日的什切青市长和后来的普鲁士元帅家庭，是不小的接济。以后，这种微不足道的家族渊源却大大地帮了叶卡捷琳娜的忙。当时，彼得堡宫廷正在为俄国皇位继承人物色配偶，彼得堡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奉劝伊丽莎白寻找某一个清寒的封建主家族，因为出身世代大家庭的闺秀兴许不会本分顺从，也不会尊重女皇和丈夫<sup>10</sup>。最后，在试图把叶卡捷琳娜嫁到彼得堡的媒人中，有一位当时欧洲极为显赫的人物，这就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他用强盗手段侵占了奥地利西里西亚以后，急需同瑞典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渴望通过这两个强国王位继承人的婚姻来巩固这种友谊。伊丽莎白也非常愿意自己的外甥同普鲁士公主结婚，但弗里德里希却舍不得把自己的亲妹妹送给俄国的野蛮人去糟蹋，何况他已决定把她许配给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即上面提到的伊丽莎白的代理人——霍尔施坦家族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目的是强化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代理机构；同时打算把忠实的元帅——前什切青市市长的女儿许配给俄国的皇位继承人，指望她在这个可怕帝国的首都成为可靠的代理人。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沾沾自喜地承认，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婚事是他的事业、他的理想，他认为这件婚事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叶卡捷琳娜正是从彼得堡<sup>11</sup>方面来保证这种利益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这一切决定了伊丽莎白的抉择，虽然有些仓促，但顺便说明，待嫁的姑娘按母系是未婚夫的堂表妹<sup>12</sup>。伊丽莎

白把霍尔施坦亲族视为一家，并把这桩婚事当作自己家庭的事。剩下的事是安抚她的父亲——一个旧正统派虔诚的路德教徒。他是不允许把女儿许配给希腊异教徒的。但是大家劝他相信，俄国

人的宗教几乎同路德教一样，他们甚至不容许崇拜圣像<sup>2</sup>。14岁芳龄的叶卡捷琳娜的打算正符合国王陛下精密的盘算。在她身上，早就萌发了家族的本能：根据她的自白，从7岁起脑海里就泛起了王位的念头，当然是外国的王位。所以，当霍尔施坦的彼得亲王成为俄国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她就“打心坎里预先把自己许配给他”，因为她认为这是一切可能的婚姻中最显要的一门亲事。后来，她在日记里坦率地承认，来到俄国后，她对俄国皇位的喜欢，超过了对未婚夫本人的喜欢。当彼得堡发函给在策尔布斯特的叶卡捷琳娜母亲，请她立即带女儿去俄国的时候（1744年1月），叶卡捷琳娜劝说双亲决定这次旅行。母亲对自家钟情的堂弟表示内疚，因为叶卡捷琳娜答应过嫁给他。母亲责备地问道：“我的弟弟乔治，将会说什么呢？”女儿绯红着脸回答<sup>3</sup>：“他只会希望我幸福。”就这样<sup>4</sup>，母女俩深藏秘密，隐姓埋名，像是去干坏事一样匆忙启程去俄国，2月，在莫斯科觐见了伊丽莎白。欧洲的整个政界获悉俄国女皇的这一抉择，惊讶不已<sup>4</sup>。叶卡捷琳娜刚到，立即给她派来了神学、俄语和舞蹈教师。这是伊丽莎白国家正教院和舞蹈院进行高等教育的三门主课。叶卡捷琳娜在没有学好俄语、只会背诵一些日常用语，像鹦鹉学舌一样，反复学习为她编写的东正教教义；到俄国五个月后，在宫廷教堂里举行的入教仪式上，她清晰而大声地朗读教义，而且没有任何差错。她被授以东正教教名——叶卡捷琳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以纪念女皇的母亲。这是她在宫廷的舞台上第一次庄重露面，并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甚至使朝臣们

11 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据一外国大使的观察，她本人没有掉泪，蛮像一个真正的女英雄。女皇赏给新的皈依者以价值几十万卢布的钻石纽扣和项链<sup>5</sup>。次日，即1744年6月29日，举行了订婚仪式；1745年8月，举行了结婚典礼，庆祝活动延续了十天。在这样的盛典面前，东方的神话也显得黯然失色。

## 伊丽莎白的宫廷

叶卡捷琳娜<sup>6</sup>来到俄国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姑娘。她自己后来承认,随身带的是一打衬衫、三四件外衣和彼得堡寄送的一叠旅费,连一条床单也没有。要在俄国宫廷过体面生活,这就太寒酸了。可是宫廷一次失火,光伊丽莎白被烧掉的一小部分衣服,就有4 000件外衣<sup>7</sup>。叶卡捷琳娜后来自鸣得意和泰然自若地回忆了那几年在宫廷的所见所闻和印象,这是一个人从头回顾其经历过的坎坷道路所抱的态度。皇宫并不是那种经过乔装的化装舞会,也不是赌场。宫女们一天换两次、三次装,女皇甚至要换五次装,一件外衣几乎从来不穿第二次。从早到晚掷千金行狂赌,整天都在造谣中伤、暗中倾轧、流言蜚语、诬陷告密和无节制的卖弄风情中度日。晚上,女皇本人也参与豪赌。纸牌维系了宫廷一群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人没有别的值得协调的共同利益,他们每天在宫里相见,彼此怀恨在心;他们相互交谈彬彬有礼,但言不由衷,唯有在互相诽谤中显示自己的才智;一讲到科学、艺术之类的东西,就小心翼翼,噤若寒蝉,因为他们全是不学无术之辈。照叶卡捷琳娜的说法,这一伙人大概有一半勉强能看书,会写字的未必有三分之一。这是朝廷里一批衣冠楚楚、阿谀奉承的庸才,他们的习性和观念与奴仆相差无几,虽然这班人有的出身豪门,有的封有爵位,也有一般人士。当宠臣阿·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玩牌时,他自己当庄家,为了维护他这位慷慨大方的老爷的荣誉,他故意赌输,近侍女官和其他廷臣就偷他的钱。二等文官兼世袭领地委员会主席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像是一位大臣,他有一次偷了这个笨蛋1 500卢布,并把偷来的钱送给了自己的仆役。可见这些达官贵人的形象同仆人一样。伊丽莎白时期最机敏的国务行家——舒瓦洛夫伯爵的妻子总要为她的丈夫祈祷,希望他从拉祖莫夫斯基那里平平安安地回来,不要遭到这位好心肠的宠臣的敲打,因为他只要喝醉<sup>7</sup>,就暴跳如

雷。叶卡捷琳娜说,有一次过节,彼得三世在奥兰宁鲍姆,当着外交使团和几百名俄国宾客的面鞭打自己的宠臣:御马司纳雷什金、陆军中将麦尔古诺夫和三等文官沃尔科夫。疯狂的专制君主对待自己显贵宠臣的态度就像精明女皇的喝醉酒的宠臣对待廷臣的行为一样。女皇本人对待宫廷生活也采用同样的方式。为了显示帝国非常富有,她在公众场合露面时总是穿着宽大的鲸须架式筒裙,全身布满了金刚石,驱车去三圣教堂祈祷,是代表当时所有的俄国教团。在宫廷的日常工作中,粗枝大叶、随心所欲的现象比比皆是。无论是宫廷生活制度还是宫内厅室布置以及出朝事宜都显得一片杂乱无章。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外国大使进宫谒见时,宫中丑闻暴露无遗。近侍女官必须处处模仿女皇,但是不能丝毫凌驾于她;如果长得比她漂亮,穿着比她优美,就必然引起她的愤怒:由于这种原因,有一次她当着全体宫廷人员的面剪掉了总狩猎官夫人纳雷什金娜头上“富有魅力的发带装饰”。有一次,她要剪掉自己浅色的头发,把它染成黑色。现在,她命令所有的近侍女官剪掉头发。她们含泪舍弃了自己的发式,换上丑陋的黑色假发。还有一次,她因四个宠臣闹不和而生气,复活节的头一天,又朝40个侍女大骂,斥责歌手和司祭,破坏了大家过节的心情。她喜欢取乐,希望周围的人说些使她高兴的趣闻,但在她面前谈论疾病、死人、普鲁士国王、伏尔泰、美丽的女人、科学,哪怕是无意中说错一句话都要遭祸,所以大家多半为了小心起见,保持沉默。伊丽莎白常常是恼怒地把餐巾往桌上一扔拂袖而去<sup>8</sup>。

### 叶卡捷琳娜在宫廷里的地位

叶卡捷琳娜来到俄国,是抱着当皇帝的理想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幸福。但初来时,她倾倒在将来幸福的幻想中:她觉得,大公(系沙皇子孙、兄弟的爵号)在热恋着她;女皇说过,她对叶卡捷琳娜的

爱超过对大公的爱，她宠爱她，给她礼物，最小的礼品也值 1 万到 1.5 万卢布。但她很快清醒过来，感到宫中确有危险在威胁着她。照她尽量温和的口气讲，宫廷的思维方式低贱而卑劣<sup>9</sup>。她立足的根基开始动摇了。有一次，在三圣教堂<sup>10</sup>，他们，加上她的未婚夫靠窗坐着，说说笑笑。突然，御医列斯托克从女皇房间跑出来，向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宣告：“你们的欢乐就要结束。”接着，他吩咐叶卡捷琳娜：“收拾你的东西，你马上要出发回老家！”原来是叶卡捷琳娜的母亲同廷臣发生了争吵。由于她卷入了法国使节什塔尔第侯爵的阴谋，所以伊丽莎白决定将这位爱吵闹的市长夫人和女儿打发走。后来，她被送走，女儿却被留下了<sup>10</sup>。遇到这种意外离散的险境，未婚夫示意未婚妻，他毫不怜惜同她分离。她当即回敬，对此她补充说：“至于我，知道他的本性，对他也不怜惜，但对俄国皇位，我却不能表示漠不关心。”在结婚前不久，她对自己的未来重新作了考虑。心绪没有向她预示过幸福；出嫁却向她预示了一场烦恼。很久以后，她在日记里回忆往事时补充说：“一种功名心支撑着我；我不知道，在我的心坎里是什么使我片刻都没有怀疑过；迟早我会当上专制俄国的女皇。”这种预感使她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能承受住风险。结婚以后，这位 16 岁的女幻想家继续接受学校教育。17 岁，按常规尚未成年的时候，她的家庭生活开始蒙上了灰暗和冷酷的阴影。其实，最沉痛的教训并非来自丈夫方面，她还勉强强强同他和睦相处。他玩自己的动物玩具和小兵游戏，每当做了蠢事后，总要向妻子求救，她也就给予救助。而他却常常使她当众难堪，他有时教她枪法和布哨，有时玩纸牌输给她就骂她。他向她倾叙同她的宫女和侍女的风流韵事，而对她的思想和情感毫不关心，让她成天同书本和眼泪去打交道。夫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了许多年。彼此间无任何共同点，不关心，甚至互相仇恨。他们虽然同居，有夫妻之名，但在他们那层人中，

哪里谈得上最高尚的家庭幸福,顶多只不过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叶卡捷琳娜敬爱的姨母是她的真正暴君。伊丽莎白把她当笼中野鸟一样来管束,未经请示不准外出散步,甚至不准进浴室,不得移动房间的家具,不准用墨水和笔。侍者不敢同她低声说话。她只能给父母通过外交院寄发信件。她每走动一步都有人监视,每讲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禀告到女皇那里总是加上一些诽谤和捏造之词。她一个人在房间,常有人从钥匙孔进行窥视。她信任和器重的侍者立刻被赶出宫廷。有一次,由于侮辱性的告密,她被迫在不同往常的时间进行斋戒祈祷,为的是通过忏悔,弄清她同一个漂亮男侍的关系,因为她在经过大厅时,当着许多仆人的面,同他交谈了几句话;同时也是为了更使她亲身感到,笃信上帝的宫廷并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奉女皇之命,禁止她为父亲的死而哭泣。她父亲死前没有当上国王,她认为是巨大的损失。多年之后,叶卡捷琳娜仍然怀着愤慨的心情回忆起这种冷酷的情景。厚爱和无节制的厚礼同越来越多的粗暴责骂相交替。这种屈辱性的责骂常常是通过侍者来转达的。伊丽莎白亲自责骂时,发狂似的以挨揍相威胁。叶卡捷琳娜写道:“我没有过一天不挨骂、不招诽谤的日子。”在一次淫秽的闹剧之后,当伊丽莎白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千奇百怪的丑闻”时,叶卡捷琳娜遭到了一次可怕的袭击:一个手拿大刀子的侍女朝她冲来,幸好刀钝,紧身胸衣没有被砍破<sup>11</sup>。

### 叶卡捷琳娜的行为方式

叶卡捷琳娜在生活的苦难面前,精神上曾经有过短暂的沮丧<sup>12</sup>。但是,她来到俄国,对日常生活中的千难万苦,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她虽年轻但见识很广。她出生在什切青,在汉堡由祖母照管了很久。她到过不伦瑞克、基尔和柏林,在柏林看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宫廷。这一切有助于她积累丰富的观察力和阅历,增长

了处世的技巧和识别人的习性，激发了思考力。这种处世的洞察力和思索力也许是由于她生性活泼而早熟的原因：14岁时，她已经像一个成年的姑娘，她的身高和发育程度同她的年龄不相称，所有的人为之吃惊。叶卡捷琳娜接受的教育使她很早就能摆脱不必要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常常阻碍人生道路上的成就。当时的德国，到处是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后逃离祖国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这些移民多数属于法国勤劳的市民阶层；他们很快控制了德国的城市手工业并且开始从事德国社会最高阶层子女的教育。给叶卡捷琳娜教神学和其他功课的是法国宫廷传教士——神甫彼拉尔（罗马教皇的忠诚仆人）和路德教牧师多维和瓦格涅尔（他们已经鄙弃了教皇），学校教师是加尔文教徒洛兰（他已经鄙弃了路德和教皇）。当她来到彼得堡时，东正教的大司祭西蒙·托多尔斯基被指派做她的希腊—俄国宗教教师。托多尔斯基在德国大学修完神学学业，对教皇、路德、加尔文和同一基督真理的所有教派统统持冷漠态度。可见存在如此包罗万象的传教师，只能挑选对多种宗教观和人生观兼容并蓄的人<sup>12a</sup>。这种多样性在15岁机敏姑娘的头脑里造成了混乱和对宗教的淡漠——这对叶卡捷琳娜是很有益的。当她受安霍特—策尔布斯特—霍尔施坦的命运和个人功名心驱使，被扔进彼得堡宫廷的时候，照她的说法，时刻都在伤心，“只是不求天国王冠而是对地上王冠的渴求和愿望，才鼓起了她的精神和勇气。”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需要现存的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是她的天性和教育赋予她的本钱；而且她已使之变成自己的独有的本领。童年的时候，人们常说，她自己从7岁起也知道，她长得很难看，简直是个丑姑娘，但人们也知道，她很聪明。所以，外形的缺陷要用日益完善的精神品性来弥补。她来俄国所抱的目的给她的行动指明了独特的方向。为了实现深藏心底的野心勃勃的理想，她决心务必获得所有人的欢喜，首先博得丈夫、女皇和人民欢

16



喜。这项任务在她 15 岁的脑海里就已经形成为整套计划。她带着激动的语调和几分迷信色彩的兴奋情绪讲到这个计划时，说这是她毕生最重要的一项事业，而且是秉承上帝的意志来实现的<sup>13</sup>。她承认，这个计划是在没有任何人的参与下制定的，是她的智慧和心灵的产物，她永远铭刻不忘。“凡我所做的一切，始终是为了这个计划，而我的一生也是致力于寻求实现这个计划的手段。”为此，她从不吝啬自己的智慧和心灵，不放过一切手段，从坦诚的眷恋到卑劣的谄媚。任务之所以容易完成，因为她的想法赢得一切有用之人的喜欢，对他们既不计较职位，也不取决于她内心看待他们的本意；聪明和善良的人因她对他们的谅解和器重而感激她，愚蠢和恶意的人因她把他們看作聪明善良而心满意足；她还使另一些人

17 对她的关心胜过对他们自己的关心<sup>14</sup>。她遵循这个策略，尽量处理好同所有人的关系，努力博得人人欢心（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至少也要淡化对她不怀好感的人的敌意。她为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她需要一切人，但不支持任何一派，也不从中干预，始终显露出愉快的表情，对一切人都显得殷勤、关切和和蔼，不对任何人表示偏爱，对她不喜欢的母亲给以极大的尊重，对待奚落她的女皇百般恭顺，对待蔑视她的丈夫体贴入微。“总之，为了博得公众（其中也包括母亲、女皇和丈夫<sup>15</sup>）的欢心，使用了一切手段。”作为一条常规<sup>16</sup>，她必须讨好不得不与之相处的人，摸透他们的行为方式、手腕、脾气，处处小心，以便好好地熟悉命运突然把她带进的那个社会。按她的说法，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非常谦逊，甚至对事事冷淡的旁观者，但同时她却向女仆勤打听，用心听取一位多嘴夫人的闲谈。此人对彼得大帝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所有俄国宫廷皇族诱人的大事如数家珍，其中有许多奇闻轶事对她认识周围社会大有用处。为此，她甚至不惜采取偷听手段。叶卡捷琳娜来到俄国不久，连续重病期间，习惯于卧床紧闭双眼，侍候她的宫